

火的道路 不变的深情* ——槐华半世纪诗歌艺术论 谢冕

槐华的第一首诗《昨天·今天》作于1958年，到今年正好是半个世纪。¹为了这个非凡的日子，我从寒冷的中国北方专程来到接近赤道线的新加坡，向我的老朋友致贺。我有很多诗歌界的朋友，他们有的诗名显赫，是一些占领风骚的人物，但像槐华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与诗默默相守、而又痴心不变的朋友并不多。

槐华把诗当成自己终身相守的情人。在我读到的材料中，他总是毫不掩饰他对给他以不竭灵感的“初恋的女友”的“缪斯”的绵长而热烈的爱情。槐华是一个默默地爱着、又默默地写着的痴心的诗人。他把他的全部的热情和智慧，还有热烈而持久的爱，都献给了他的缪斯。

槐华视诗为生命。他总是以虔诚的心、深挚的爱贡献给他的每一首诗。迄今为止，我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以低调的姿态，写着极认真的诗的诗人。他不会用诗来张扬自己，他也不会为了表达炽热的情感而放纵他的笔墨。他是一个十分矜持的诗人，他珍惜诗歌的名分，更珍惜呕心沥血凝成的诗句。他对诗的矜持甚至近于“吝啬”。对照目下随处可见的游戏笔墨，槐华的这种“吝啬”却体现了作为诗人的可贵的坚持。

槐华声称自己是“苦吟派”²：“我属于‘苦吟派’，诗写得很少，一向不轻易动笔，尽管每天都陶醉在与缪斯的约会中。”他写诗半个世纪，一共只出过几本薄薄的诗集。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出版时，他在《随想》中说：“从纯诗的角度选，平均每1.4年一首”，可见他的严格。他不是多产的诗人，不是由于疏懒，而是由于对缪斯的敬畏。这种敬畏之心，具体表现为诗歌创作的敬业精神。“我总是一往情深地弹响心之曼陀林，只期待缪斯报以莞尔，不急于付梓，以致隔了二十四年——第二本诗集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才问世。”³

槐华的诗歌创作吸取了多方的营养，“我走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：在现实主义色彩方面，我接近于杜甫、殷夫、伊萨柯夫斯基；而浪漫主义则倾向于李白、普希金、艾青、尤其当代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。”⁴尽管他接受了古今中外丰富的影响，但他的创作思想是独立的，他有自己坚定的诗学主张。他是诗人，又精通音乐，因而，他在诗歌的抒情、叙事以及用字、建行等方面，都有独到的见解与主张。

尽管在上面的自我叙述中，他提到诸多杰出诗人对他的诗歌创作的影响，但他只是广泛地吸收，而有选择地取诸家之长而熔铸新风。槐华不是随波逐流的诗人，不管外界的时尚是什么，他总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。由于他在这些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，所以，我们能够在诸多诗作中很容易地辨认出他来。

在槐华诗学理论的核心是纯粹和精练。因而他力主短诗，“一般上我的诗都短，总认为抒情诗不必长，二十行以内已经够了。”他为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所作的序，是阐述他的诗学主张最充分的一篇文章。他从音乐性、心理和生理等方面论证了他的诗歌形式的主张，认为诗是以行、而不是以句为单位的文体，有的一句可折成二、三行，一般来说，每行不宜超过十三个字（由于人类声带的限制，无法一口气发出十三个音）。一首抒情诗最好不超过二十行。而对于小诗，则要求更为严格，以每首不出二十个

* 这是槐华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诗中的句子。见诗集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第12页。新加坡长屋出版社 (LONG HOUSE PUBLISHER) 1986年12月。

1 槐华《缪斯喜悦的回音·序》：“缪斯，从希腊神话向我走来，拈着一朵石竹花，于是我写下第一首诗《昨天·今天》。那时我二十二岁，是南大物理系二年纪学生。常常，我和缪斯采摘带露的相思树叶子，让飘荡的叶子闪耀着红日的光辉；我们，常常登上水塔追寻哪里是南十字星，哪里是北斗七星。”从前后的语气看，这里的缪斯可能不单指希腊神话中的诗歌女神。《缪斯喜悦的回音》，东方企业有限公司 (ORIENGROUP SDN BHD)，1993年12月。

2 《缪斯喜悦的回音·序》。又，《心上有你的声音·后记》：“写诗，我不幸属于苦吟派，往往——

为明亮的诗眼
像天文学家
找遍银河

语虽夸张，却也有几分真实。”

3 《缪斯喜悦的回音·序》。

4 同注3。

字、不超过六行为佳，意象也至多四个。

他是这么认为，也这么实践的。不管他的这些主张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，但是，就其坚持精练的立场而言，无疑是触及了诗的本质。我前面说的纯粹，指的是要去掉一些与抒情无关的杂质，而保留下那些属于本质的要素，而最后的指归则是使之达于凝练。槐华是恪守这一诗的路径的。槐华是学物理出身的，他有理科方面的知识，他把诗学上面的这种关于信息浓缩的概念，比喻为电脑晶片（CPU），体积极小，却能储存亿万字节的资讯。“所以小诗的创作不必涉及多方面，只须扣取意象银河中最动人的一颗去发挥即可，不啻是美学上的炼金术。”⁵

正是这种炼金术，造出了仅仅属于槐华的诗歌现象。他有一种把异常丰富的情节浓缩为极精练的短章短句的能力：

铁栅栏
像五线谱
填我红血音符⁶

这里的“铁栅栏”是冰冷而严酷的，指的是诗人失去自由的悲苦。下一行跳出“五线谱”的意象，是音乐，象征着美与囚不住的心弦。第三个意象是“音符”，音符在五线谱上弹跳，却是红血斑斑！再如：

任生活是严冰
依然作花式旋舞

冰面寒彻骨，且坚硬，但人的意志能够战胜它，可以在冰上舞出鲜丽的花朵来。这里依然体现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坚守。槐华的诗宜细读，需要慢慢品味。它激情饱满，却是内蕴的。一般的奔放或澎湃，都与它无涉，细心的读者能在槐华的冰面上发现火焰的燃烧。

我们从田思⁷的叙述中了解到，槐华作为诗人，他的《誓言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校园抗议中，曾是当年热血青年心灵的呼号——

我将永远用诗作战
祖国啊！听我的誓言！

这位诗人的一生都在为真理和正义呐喊，他的诗以同情和热爱向着普通的和善良的人们，他对那些挣扎在底层的“托工”⁸们喊出了血泪之声。诗人总是向着那些“苦力兄弟”谱写D大调的诗章，“用沉雷的弦控出百年的恨”，“以带血的音符烧穿茫茫的雾”⁹。

槐华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，他又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。他的诗中总透露着对志士和亲人的关切，为他们的受难和幸福呼呼和歌唱。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一首诗中¹⁰，他用反讽的语气向自己发问：作诗二十九年，不过两本诗集，薄薄六毫米，怎能无愧于时代？回答依然是坚定的：“人民会记得，是你哦！还在歌唱 被隔绝的黎明。”¹¹……

诗人就沿着这样的“火的道路”，走过了风雨交加的半个世纪，一种炽烈的、永不熄灭的燃烧的火焰——激情和深爱，始终是他的诗歌的生命，而这也正是诗人槐华的“不变的深情”。

2008年1月18日于北京大学

5 同前注。

6 槐华：《窗内·窗外》诗句。见《心上有你的声音》，第40-41页。

7 见田思为槐华诗文歌集《拉让江畔的约会》所作的序。《拉让江畔的约会》，新加坡朝晖艺术及文化公司版，2007年5月。

8 槐华在《托工血泪》的小序中说：加基武吉山区，地处玻璃市北端，以六神山脉与泰国分界，为全马唯一的地下采矿区。施工多数是老年客家人或马来同胞，每天上山下山各一次，工钱以负重一斤值三分钱算。生活极为悲惨。

9 槐华：《河畔抒情》中句。

10 指《你 还在歌唱》，作于1987年。

11 同前注。第56-59页。